

前 言

山地小城镇是连接城市和广阔山区乡村的纽带,其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山区居民福祉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着力点,也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矛盾的重要抓手。

本书从我国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探析我国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各部分:①界定山地小城镇概念,基于发展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论述山地小城镇的特征,从区位视角梳理山地小城镇的类别;②系统地阐述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构建“生态安全-社会韧性-经济适衡-治理能力”的研究理论框架;③基于实证考察调研,识别和剖析山地小城镇在治理、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维度面临的关键挑战;④提出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定位方法,阐释产业发展的需求要素与山地小城镇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要素相匹配的产业定位理论,建立产业需求要素与资源禀赋要素的匹配模型,提出基于匹配系数确定山地小城镇产业发展方向的理论观点;⑤对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提炼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成功经验,为构建我国山地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实践参考;⑥基于理论框架、问题诊断、产业定位方法和案例经验,设计六条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人力资源发展路径、社会资本参与路径、土地资源适应性开发路径、物质-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路径、生态环境保护路径、行政管理改进路径;⑦基于对现有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的分析,提出保障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实施的政策优化措施。

本书为读者认识我国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为寻找提升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关于山地小城镇特征的剖析、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内涵的阐释以及对关键问题的认识,是对现有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理论的重要补充。书中提出的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及政策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对推进我国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在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地区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建设水平诊断及提升路径研究(15BJY038)”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整理撰写而成。课题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吴宇哲、叶堃晖、胡鸣明、周滔、叶贵、毛超、蔡伟光、向鹏成、王林、严行、任一田、杨艺、罗芸、熊宁、陈洋、易雪、魏小璇、郭振华、林嘉豪、朱杭、刘智、李秋霖、张羽、王金欢、吴雅、霍丽伟、周景阳、何贝、焦柳丹、宋向南、余渝娟、何虹熳、舒欣宇、杜雨亭、李欣然、姚佳雯、王逸飞。在此,对所有参与课题研究和本书撰写的师生表示诚挚感谢!

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课题组的信任和支持！
感谢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申立银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在人类社会过程中被遗忘的山地小城镇	1
1.2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
1.3 研究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3
第 2 章 山地小城镇概述	5
2.1 山地小城镇起源	5
2.1.1 原始生存的需要	5
2.1.2 社会动因的驱动	6
2.1.3 城市生活的重要补充	6
2.1.4 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	7
2.2 山地小城镇特征	7
2.2.1 自然特征	7
2.2.2 文化特征	9
2.2.3 社会特征	10
2.2.4 经济特征	11
2.3 基于区位视角的山地小城镇类型	12
2.3.1 城郊小城镇	13
2.3.2 卫星小城镇	14
2.3.3 边远小城镇	15
第 3 章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	16
3.1 基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	16
3.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特色经济与循环经济	17
3.2.1 增长极理论	18
3.2.2 “核心-边缘”理论	19
3.2.3 资源禀赋理论	19
3.2.4 SWOT 分析	20
3.3 社会发展理论-文化资本与社区共治	21
3.3.1 公共产品理论	21
3.3.2 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22

3.3.3 空间正义理论	23
3.4 生态理论：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24
3.4.1 生态承载力理论	24
3.4.2 生态足迹理论	25
3.4.3 韧性理论	26
3.5 政府治理理论	27
3.5.1 多中心治理理论	27
3.5.2 城乡统筹发展理论	28
3.5.3 服务型政府理论	29
3.5.4 分权理论	30
3.6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构建	31
第4章 我国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33
4.1 识别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的逻辑框架	33
4.2 治理效能较低	34
4.2.1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35
4.2.2 乡镇政府权力与职责的不协调	36
4.2.3 对乡镇政府工作的“一刀切”考核制度	36
4.2.4 对乡镇发展项目规模的不合理限制	36
4.2.5 管理人员的观念滞后	37
4.3 经济基础薄弱	37
4.3.1 农地撂荒与宅基地闲置的双重困境	37
4.3.2 产业发展定位的模糊与盲目性	38
4.3.3 产业发展的“造血功能”低	39
4.3.4 建设资金“等、靠、要”现象	40
4.3.5 投融资吸引力弱	41
4.4 社会发展落后	41
4.4.1 人力资源流失	41
4.4.2 人口结构失衡下的“空心村”现象	42
4.4.3 小农意识	43
4.4.4 陈规陋习	43
4.4.5 数字鸿沟	44
4.5 生态环境脆弱	45
4.5.1 水土流失问题	45
4.5.2 土地利用效率低	46
4.5.3 污染治理体系不完善	47

4.5.4 生态环境的韧性不足·····	47
第5章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产业定位·····	49
5.1 传统山地小城镇产业发展的定位方法·····	49
5.1.1 选择示范镇为参照定位产业发展模式·····	49
5.1.2 多个小城镇协同推进的集群式产业发展模式·····	50
5.2 基于资源匹配的山地小城镇产业发展定位方法·····	50
5.2.1 产业发展定位的资源匹配概念·····	50
5.2.2 产业发展定位的匹配要素·····	51
5.3 基于SWOT分析的小城镇产业定位·····	56
5.3.1 SWOT分析的基本原理·····	56
5.3.2 基于SWOT分析的小城镇产业发展定位步骤·····	57
5.3.3 产业定位匹配度的计算方法·····	58
第6章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	64
6.1 旅游小镇·····	64
6.1.1 法国依云镇·····	64
6.1.2 福建汀溪镇·····	66
6.1.3 四川香格里拉镇·····	67
6.2 文化创意小镇·····	69
6.2.1 加拿大彻梅纳斯壁画小镇·····	69
6.2.2 北京古北口镇·····	70
6.2.3 贵州安顺市旧州镇·····	71
6.3 现代农业小镇·····	73
6.3.1 法国格拉斯镇·····	73
6.3.2 陕西五泉镇·····	74
6.3.3 湖北蕲州镇·····	75
6.4 现代工业小镇·····	76
6.4.1 丹麦卡伦堡市·····	76
6.4.2 湖南煤炭坝镇·····	77
6.5 商贸物流小镇·····	79
6.5.1 湖南黄兴镇·····	79
6.5.2 山东大集镇·····	80
6.6 体育小镇·····	81
6.6.1 法国沙莫尼镇·····	81
6.6.2 青海龙羊峡镇·····	83
6.6.3 贵州榕江县·····	84

6.7 本章小结·····	85
第7章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设计·····	86
7.1 人力资源发展路径·····	87
7.1.1 人力资源发展的内涵·····	87
7.1.2 人力资源发展路径设计·····	87
7.2 社会资本参与路径·····	90
7.2.1 社会资本参与的内涵·····	90
7.2.2 社会资本参与路径设计·····	91
7.3 土地资源适应性开发路径·····	93
7.3.1 土地资源适应性开发的内涵·····	93
7.3.2 土地资源适应性开发路径设计·····	93
7.4 物质-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路径·····	94
7.4.1 物质-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涵·····	94
7.4.2 物质-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路径设计·····	95
7.5 生态环境保护路径·····	97
7.5.1 生态环境保护的内涵·····	97
7.5.2 生态环境保护路径设计·····	97
7.6 行政管理改进路径·····	99
7.6.1 行政管理改进的内涵·····	99
7.6.2 行政管理改进路径设计·····	100
第8章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实施的政策保障措施·····	103
8.1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政策现状分析·····	103
8.1.1 分析政策现状的数据来源·····	103
8.1.2 政策现状分析·····	107
8.2 实施“人力资源发展路径”的政策优化·····	113
8.2.1 现有政策支撑“人力资源发展路径”实施的局限性·····	113
8.2.2 全过程、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发展政策·····	114
8.3 实施“社会资本参与路径”的政策优化·····	116
8.3.1 现有政策支撑“社会资本参与路径”实施的局限性·····	116
8.3.2 差异化的社会资本参与激励政策·····	117
8.4 实施“土地资源适应性开发路径”的政策优化·····	118
8.4.1 现有政策支撑“土地资源适应性开发路径”实施的局限性·····	118
8.4.2 基于差异性管控机制的土地全生命周期适应性开发政策措施·····	119
8.5 实施“行政管理路径”的政策优化·····	119
8.5.1 现有政策支撑“行政管理路径”实施的局限性·····	119

8.5.2 优化行政治理体系·····	120
8.6 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路径的政策优化·····	121
8.6.1 现有政策支撑生态环境保护路径实施的局限性·····	121
8.6.2 多层次政策工具与多主体共治的生态环境保护·····	122
8.7 实施“物质-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路径”的政策优化·····	123
8.7.1 现有政策支撑“物质-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路径”实施的局限性·····	123
8.7.2 物质-精神文明协同发展·····	124
第9章 总结·····	126
9.1 阐释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支撑理论·····	127
9.2 剖析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127
9.3 构建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产业定位方法·····	128
9.4 挖掘国内外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	128
9.5 设计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	129
9.6 提出支撑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实施的政策优化措施·····	129
参考文献·····	130

第1章 绪 论

1.1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被遗忘的山地小城镇

小城镇是一个社会属性概念，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内涵既复杂又模糊，并没有标准的定义。社会经济学家费孝通提出，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是由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来看，这类社区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与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小城镇通常分为以下四类：小城市、建制镇和集镇，小城市和建制镇，建制镇，建制镇和集镇。本研究中，我们将小城镇界定为具有最基层政府机构的建制镇。因此，小城镇的主要特征包括：①有最基层的政府机构，是政府为农村和小城镇居民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中心；②提供农村和小城镇居民相互交流信息、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市场地点；③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是农村人口进城的起点站。

山地小城镇是一类特殊的小城镇，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这类小城镇所处的地形上。受地形限制，这类小城镇的建筑物一般都建在起伏不平的坡地上，或是建在低洼的平地而被群山包围，或是建在河溪旁。连接山地小城镇和外界的交通道路通常是环山公路，道路窄、弯道多、坡度大，因此山地小城镇与外界的交通不太便利，居民与外界的交流接触相对较少。除个别资源型或旅游型的山地小城镇，一般山地小城镇人口较少，经济活动少，居民经济收入较低，因此其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于平原小城镇较低。由于其特殊的地貌，山地小城镇周边的山体容易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自然灾害。特别是在雨季，这类自然灾害频发。

受山坡地形的影响，居住在山地小城镇的农村人口开展生产活动主要依靠手工劳动，人与人之间在很多方面都需要相互帮助。因此，尽管人们居住分散，但彼此的关系很密切，欢迎亲属好友的来访，形成了山地小城镇热情好客的文化。一般来说，山地小城镇具有空气质量好的优势，有些山地小城镇还有自然景观优势，其构成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是许多山地小城镇能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因素。

山地小城镇的诞生是这些地方居民祖先的选择，可能是这里的先民们为了避战、寻找生存资源等原因选择在这些地方生存，逐步形成了当地风俗和文化。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发布的数字地图数据集显示，我国山地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 64.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 2024 年全国行政区划数据，我国乡级行政区数量为 38712 个，其中包括 21464 个镇。其中相当数量的镇都处于山区。

然而，时代的发展让人们越来越怀疑山地小城镇能否可持续生存下去。看看多少山地

小城镇的人口从山里走了出去；看看山地农村有多少被遗忘的住宅和田地；看看山地小城镇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多么简陋；根据相关研究统计，我国人口净流出的行政村数量占比为 79.01%，其中，空心化率不低于 5% 的空心村比例为 57.50%，丘陵和山区空心村比例和空心化率远高于平原地带。一般来说，经济较落后以及处于偏远山区的区域，其人口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除了传统的农历新年期间有几天赶集的热闹景象，山里的集镇很少有闹市了。

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任何生命系统总会经历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这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尽管这不是人类的主观愿望。除了自然规律导致的消亡，还有竞争性的消亡。自然界各种生命系统在过去千万年来快速发展，然而维系各种生命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无数生命系统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过程中产生了竞争，这个残酷的竞争过程通常被称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千万年来，大量的生命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这种竞争性消亡的最经典解析。尽管各种科学理论和技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及精神境界，但带着贪婪欲望的竞争导致许多生命系统在竞争中持续消亡。基于上述认识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许多山地小城镇的消亡或是因自然规律（如被自然灾害淹没的小城镇），或是因在竞争中被淘汰（如落后于其他小城镇被人类抛弃的山地小城镇）。

1.2 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山地小城镇的存在十分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山地小城镇的发展极脆弱，容易衰落甚至消亡。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合乡并镇、易地搬迁等举措，并伴随城市扩张，导致了部分小城镇的衰落或消亡。山地小城镇所处地形特殊，地形劣势增加了这类小城镇的衰败概率。纵观历史，伴随人类活动的发展和变化，许多山地小城镇重复着从诞生到消失的轨迹，有的只有短暂的生命期，有的虽然仍然存在但缺乏生命力。作为一种生命系统，山地小城镇是否总有衰败的一天？其实也有大量山地小城镇自诞生以来，一直生机勃勃，具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根据 2025 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我国历史文化名镇有 312 个，历史文化名村有 487 个，传统村落有 8155 个。这些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的小城镇固然有资源环境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遵循了可持续发展原则。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让一些山地小城镇消亡，因为它们不能再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价值。这种以经济价值衡量其存在价值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忽略了这类小城镇所能够为人类提供的精神文化生活资料。山地小城镇都是由先民奠基的，凝结着无数先民的智慧和力量，除非受到人类无法控制的资源环境约束，我们有理由希望这些小城镇永远存在并能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其实，“消亡”和“存在”是一对永恒的对立体，适用于包括山地小城镇在内的一切事物。但任何事物，特别是有生命的社会或系统，其本质上是追求“永续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追求如何让生命系统持续健康“存在”的过程。因此对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也是追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把根留住的欲望。

如同生命体一样,山地小城镇从诞生开始就在追求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山地小城镇远比一般的生命体复杂,如何让其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追求小城镇的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等多方面互相协调、互相支撑。我们认为山地小城镇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山地小城镇具备多元且富有特色的社会、经济、生态资源,只要能科学地激发这些资源间的联动协同作用便能实现持久发展和繁荣。有些山地小城镇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优势,有些山地小城镇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些山地小城镇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这些都可以成为撬动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支点。但若无法借优势盘活各类资源,它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必然会在小城镇竞争的过程中衰落和消亡。因此,寻找或者构建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实质上是一个识别、组织和应用可以支撑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特色资源,并以此带动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等方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如果已经不存在或者无力获得这些资源,那样的山地小城镇就会被无情的岁月所遗忘。

1.3 研究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研究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于促进我国城乡平衡和融合发展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必须坚持。小城镇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桥梁,作为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可持续发展对于形成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至关重要,是平衡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山地小城镇作为小城镇中地形特殊的一类,如其他小城镇一样提供城乡居民相互交流信息和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场所,是山区农村人口进城的起点站。同时,山地小城镇还承担更多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山地环境适宜一些特殊植被、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生长,为人类改善生活提供了重要平台。当人类社会高度城镇化后,人类生活将进一步与自然环境隔离。只有将山地小城镇建设好,守护有优良气候和空气条件的自然环境,才可以满足人类更好地在城市与自然之间惬意生活的需求,从而可持续地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我国山地小城镇多处于西部地区,传承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这些文化瑰宝已经根植于小城镇周边,并内化为特色文化资本。山地小城镇可谓是人类体验农耕文化、土司文化、非遗手工技艺、特色饮食、建筑文化等的不二选择。因此,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利于城乡融合,还有利于多民族文化共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整体可持续发展。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有些山地小城镇正在被遗忘,甚至有可能消亡。无论是从物质文化还是从精神文化角度来看,山地小城镇的衰落和消亡都会是一件令人扼腕之事。费孝通先生曾言,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的发展问题。如果山地小城镇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山区农村也就会逐渐衰落凋敝直至被遗忘,山区农村空心化就无法逆转,城镇化最终将会演化为社会结构单一的大城市化,进一步导

致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失衡，严重影响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时代，农民、农村、农业创造、形成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与精神财富是中华文化之根。山地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华民族把根留住的重要内容。朱启臻曾指出，生态文明视角的乡村，不仅充满活力，也富有智慧，在这里人们收获的是自信和幸福。只有健全文化根脉，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有所依凭。因此，本研究将求索山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之路，让人类记起并留住山地小城镇，这不仅是在描绘乡村振兴的时代华章，也是在书写文化自信自强的新答卷。

第2章 山地小城镇概述

2.1 山地小城镇起源

在我国，镇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官府驻地、军队驻扎和工商业集中的城镇古已有之。王志宪和吕霄飞(2010)的研究指出，“镇”作为国家行政建制单位可追溯至北魏早期，北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在边境地区设置军镇，作为军事管制型的地方行政机构。北魏时期的“镇”具有军政合一的特殊建制性质，与当今行政意义上的镇不同。真正意义上镇的雏形，是唐代建立的坊(城镇)和村里(乡镇)。唐太宗时期，为强化府、州、县驻地及附近地区的治理，在镇廓内设坊，五百户以上的市镇亦设坊，在城郊设村。坊和村里属县下自治组织，不属于州、县行政组织系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乡村与城镇、乡镇分而治之。顾朝林(1992)的著作指出，市镇、集镇直到宋代才真正出现，宋代高承所著《事物纪原》中提到：“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至此，镇划归县统辖，成为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明清两代迎来了传统市镇发展的高峰期，形成了四大特色专业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

然而山地地区的城镇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多依河流而建，背山靠水。由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建设也十分缓慢，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显著的地域特性。山地小城镇的形成机制本质上是自然生存需求与社会功能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原因，山地小城镇起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2.1.1 原始生存的需要

山地小城镇的起源本质上是人类在资源竞争压力下的选择。人类自从有了部落就开始陷入争夺生存资源的冲突之中，弱势族群被迫向山地迁徙，这种空间上的转移既是生存防御的被动选择，也是环境适应的主动创造。面对自然环境恶劣与资源匮乏的双重压力，山区部落的先民们为了生存必须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互通有无，于是形成一种高度协作的社会关系。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这些山区部落逐渐集聚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山地小城镇。

山地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封闭性，在客观上促进了山区部落内独特习俗和文化的形成与传承。饮食习惯上，他们根据山地可获得的食材资源，创造出独特的烹饪方式；语言上，相对隔绝的交流环境保留了其古老的语言元素，发展演变出独特的语言体系；在婚丧嫁娶等社会礼仪中，也形成了部落特色鲜明的仪式与规范。山地区域内孕育的文明特质，使得

一些山区部落逐渐演变为独具特色的历史小城镇，滋养出具有鲜明特征的少数民族群体。

2.1.2 社会动因的驱动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历经无数战争，周期性战争使许多百姓为了躲避战争纷纷逃离家园，迁往尽可能偏远的山区，这种负向社会扰动促使山地小城镇逐渐形成。因周期性战争引发的平原与山地之间的人口置换持续了数千年，社会动荡导致的空间选择，形成了山区部落这种典型的“战争避难型”聚居单元。

除因战乱导致的迁徙外，平原地区的人口密度压力与自然灾害，也会迫使部分居民向山区转移。在历史上，平原地域上的人口相对密集，资源压力大。一旦遭遇自然灾害，这些地域的百姓便面临饥饿与灾难。而山区地域的人口相对稀少，百姓较容易找到可替代的充饥食物。因此，一些平原地域的居民就自然迁徙到山地环境中，并逐渐繁衍，形成小城镇。这种自然迁徙也并非无序扩散，而是将兼具防御和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带作为扎根的地方。

集市的演进是山地小城镇形成、演变的关键节点。传统上许多山区的居民一般是单家独户居住，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为了互通有无就必须去附近的集市“赶集”。集市一般是定期的，并非每天都有。部分地区将集市日叫作“热场”，将非集市日称作“冷场”。这种集市不仅是经济交换的场所，更是形成社会形态的地方。集市能够实现人口的集聚、信息的扩散、规矩习俗的形成。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定期集市逐渐转变为集商铺零售、转运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于一身的集镇。这种由集市发展成为集镇是我国山地小城镇产生的主要途径。

2.1.3 城市生活的重要补充

在逆城市化需求下，小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能够满足人们调剂城市生活的需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城市化一直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自城市生活的优势被发现以来，人类便致力于城市建设与发展。至 21 世纪初，已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在城市生活。然而，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密度的持续增大，生活空间狭小、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城市病”随之而来，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希望寻找可以调剂城市生活的地方。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的山区便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在这种逆城市化的调剂需求驱动下，一类特殊的山地小城镇在 21 世纪初应运而生，它们又被称为休闲度假小镇。这些小城镇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忙，提高了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一方面，人们希望远离“城市病”，享受山区的宁静与自然；另一方面，人们又难以割舍城市生活的便利与诱惑，因此选择部分时间在城市，部分时间在小城镇。这种生活方式的平衡，使得山地小城镇凭借其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城市生活的有益补充，对喧闹的城市生活起到调剂作用。

2.1.4 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

山地地区交通相对封闭,传统上山地乡村往往因为交通不便难以与外界联系。山地小城镇的形成依托于特定的自然资源或地理位置,因此山地小城镇成为连接山地乡村与外部的重要节点,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桥梁。首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山地小城镇支撑着城乡资源的要素对流。一方面,山地小城镇依托特色资源禀赋,将分散的乡村生产要素纳入现代经济循环中;另一方面,城市的技术、资本等高阶生产要素通过山地小城镇的“降维适配”向乡村渗透。这种双向的要素流动,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其次,山地小城镇也是破解城乡政策壁垒的“测试场”。山地小城镇,既具备城市的部分现代治理要素,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市场化交易体系等,又具备山地乡村的典型特征,如地理特殊性、生态敏感性等。因此,以城乡要素交会的山地小城镇作为政策“试验场”,比传统的“先进地区试点”模式更能暴露矛盾、解决矛盾,从而提高政策韧性,填补城乡断层。上述山地小城镇的多维功能,决定了这类小城镇在新型城乡关系中扮演媒介这一重要角色,这种小城镇效能对于山地乡村来说并非简单的空间邻近效应,而是山地乡村发展的有效支撑。

原始生存需要与社会动因驱动是山地小城镇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形成机制中的驱动因素。而对城市生活的补充以及乡村发展的支撑则是山地小城镇形成机制中的功能反馈。所以说,山地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因为其承担的功能角色而持续得到强化。

2.2 山地小城镇特征

山地小城镇的起源既根植于人类对山地资源的原始利用与生存需求,也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以及政策引导共同推动的。在此基础上,山地小城镇逐步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补充与乡村发展的关键支撑。在发展过程中,山地小城镇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类型小城镇的形态与内在特征。为全面理解山地小城镇的整体面貌,可以从自然特征、文化特征、社会特征以及经济特征等方面展开分析。

2.2.1 自然特征

山地小城镇所处的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复杂性,展示出其独特的自然特征,主要体现在地貌、气候、自然资源以及空间分布等方面。

1. 地貌崎岖复杂

山地小城镇多分布于地形起伏剧烈的山区与高原地带,通常依河谷而建,部分镇点位于山坡中部或山脊地带。由于山地坡度较大,雨水容易顺着山体迅速汇集到地势较低的区域,许多山地小城镇建于河流集雨区的下游地带,在强降雨天气下,极易发生洪涝灾害。

同时,在山地生态环境脆弱的基础上,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山体植被破坏,地表裸露面积增大,山体稳定性下降,增加了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山地地形所带来的地质灾害频发,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特别是,位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交界的云贵川地区,地震频发,叠加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这些地区山地小城镇面临多重自然灾害的持续威胁,进一步影响了生态环境和居住安全。

2. 气候分布多样

山地小城镇通常位于地形起伏显著、海拔变化较大的区域,形成受不同地形地貌影响的小气候特征。小气候特征与所处的微观地形特征有关,包括山体形势、海拔以及地貌等特征因素。位于不同地域的山地小城镇所处方位各异,山体坡度、坡向等都有所不同,导致不同方位山坡日照时长与强度差异很大。南坡日照时间相对最长,夏纳南风,冬避北风,冬暖夏凉;东坡与西坡分别主要接受上午和下午半天日照,时间相对较短;北坡和东北坡、西北坡日照时间最短,有的北坡山地几乎没有光照,冬冷夏热,同时冬季受寒风影响较大,气候条件最差。这些地形特征与温度、湿度、日照、风雨等气象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山地小气候。这种小气候差异不仅反映在温度上,还对山地小城镇的聚落形态、居民活动乃至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3. 自然资源禀赋突出

山地小城镇通常拥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资源。例如,在西南地区发现的矿种超 150 种,探明有资源储量的矿种达 100 种,矿产地有 12000 处以上,铜、锌、铬等重要矿种在全国占有主导地位(秦建华和刘才泽, 2016)。再如,四川的钒、钛,云南的锡、铅、锌、锑,贵州的锰、煤、铝、磷等,均为国家级重要战略资源。然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实践中存在规划与管理滞后等问题,部分开发项目忽视资源共享与生态修复,缺乏对采矿扰动土地的“废地复垦”,对生态系统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山地地区一般还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与林业资源。例如,西南地区水能资源约占全国总储量的一半,林地广布于多个气候带之间,山河、峡谷、森林、草原等自然地貌交织,构建出重要的生态屏障。相较于东部地区,其拥有更优质的生态资源,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保障区域。尽管山地小城镇难以成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前沿阵地,但其生态功能不可或缺,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4. 空间分布密度较低

山地小城镇分布密度较低是城镇空间结构的重要特征,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地形地貌、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例如,山地较多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城镇分布密度较低,尤以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更为显著。究其原因是受地形、地貌的影响,要素聚集空间有限,形成城镇的条件有很大的局限性。

2.2.2 文化特征

山地小城镇在长期的自然演化与历史积淀中,孕育出多元、厚重而鲜明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古韵文化、宗族文化和集市文化等方面。

1. 民族文化多元,非遗资源丰富

大量山地小城镇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的民族信仰体系、生活方式、建筑形态与节庆风俗,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风貌。例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少数民族文化类型多样。凉山州彝族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代表性文化如彝族漆器技艺、“彝族火把节”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彝族火把节”还被国务院列为推荐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位于四川、云南交界的泸沽湖地区的摩梭文化被誉为“人类母系社会的活化石”,展示出独特的社会组织与文化习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重要的保护与传承价值,也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深厚基础。

2. 古韵文化浓厚

山地小城镇中分布有大量历史文化名镇,许多传统聚落形态与建筑格局保存良好,展现出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如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的鲁史古镇,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被誉为“云南西部茶马古道第一镇”,入选中国特色小镇。该古镇依山而建,布局依山就势,街巷空间与传统民居风貌协调统一,其建筑风格融合了藏族与白族文化元素,尤具南诏国时期风格,具备高度的人文历史价值与旅游开发潜力。这样的山地古镇不仅是地方历史的实物见证,更是山地文化传承与再生的重要载体。

3. 宗族文化深厚,社会纽带紧密

宗族文化是山地小城镇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地形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影响,宗族组织在维系村落关系、传承礼俗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族文化强调血缘关系、长幼尊卑、家规家训及同宗互助,具有鲜明的伦理性与仪式性。在部分地区仍保留着宗祠祭祀、族谱编修等传统活动形式,这些宗族文化元素构成了山区社会自治的基本单元。尽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山地小城镇宗族文化部分内容逐渐淡化,但其所承载的乡土情感与社会融合力,仍在山地小城镇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集市文化活跃,展现人间烟火气

集市文化作为山地小城镇的重要民俗传统,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集市可追溯到古时候的“物物交换”,大约起源于商周时期,形成于魏晋南北朝。赶集在我国南方又称为赶场,主要是乡村百姓之间进行的买卖、互通有无的商贸行为,可以说是乡村百姓逛街的方式。

赶集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是每天都有集市。赶集日又称当场,不同的乡镇对赶集日

的安排不一样,相邻乡村的赶集日通常都会错开。正因为不是天天有集市,这样的错开循环调节着乡村百姓生活的节奏,让家家户户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找到平衡与协调,循环往复地过日子。在农村,特别是在山区农村,人们有时可能不清楚日期,但会特别清楚哪天是赶集日。以往农村的小孩子最盼望和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赶集,不是因为一定要买什么东西,只为了去蹭一蹭赶集的热闹气氛。

赶集是我国乡村特别是山区乡村一种典型的民间风俗,是一种山区乡村文化和情怀。我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特别是在山区各家各户居住相隔甚远,所需的生活用品难以自给自足。人们便约定在某个特定的日子,聚集到同一个地方,把自己剩余的物品卖出去,顺带也换取一些自己所需的物品,这也是一种商品交易的活动形式。乡镇集市上最神秘的是无法辨别出来的喧闹声音,集市上什么声音都有,感觉很热闹但又感觉什么也听不出来。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声音很大,有时候还会起争执。卖方想把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水果和养殖的家禽卖个好价钱;买方又想把价钱压得越低越好,让自己有“赚了”的感觉。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向外迁移,山地小城镇传统集市的规模有所缩减,但其作为山区居民社会交往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形式,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未来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背景下,应探索集市文化的保护、创新与活化路径,延续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2.3 社会特征

山地小城镇的社会结构与行为特征受自然地理条件、民族文化构成和历史发展路径的深刻影响,呈现出独特性与复杂性并存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民族分布多样、社会结构相对封闭、基础设施薄弱及人口外流明显等方面。

1. 民族分布多样

山地小城镇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空间,尤其是在我国西南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及湖北、湖南交会地域等。这些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仅云南省就有 25 个少数民族聚居。多民族并存的社会结构,不仅丰富了地域文化景观,也为山地小城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构建特色民族经济体系提供了良好条件。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多样的生活方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独特的文化资源与市场潜力。

2. 社会结构相对封闭

由于地理条件复杂、交通不便,山地小城镇与外界联系相对薄弱。现代文化、科技成果和管理理念的传播进程缓慢,使得这些山地小城镇在信息获取、观念更新与社会变革方面步伐相对滞后,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封闭性”。长期以来,居民社会交往圈子以本地为主,地方性社会习俗较为保守,语言、饮食、婚嫁等方面均保留有显著的地域传统特征。这种封闭性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